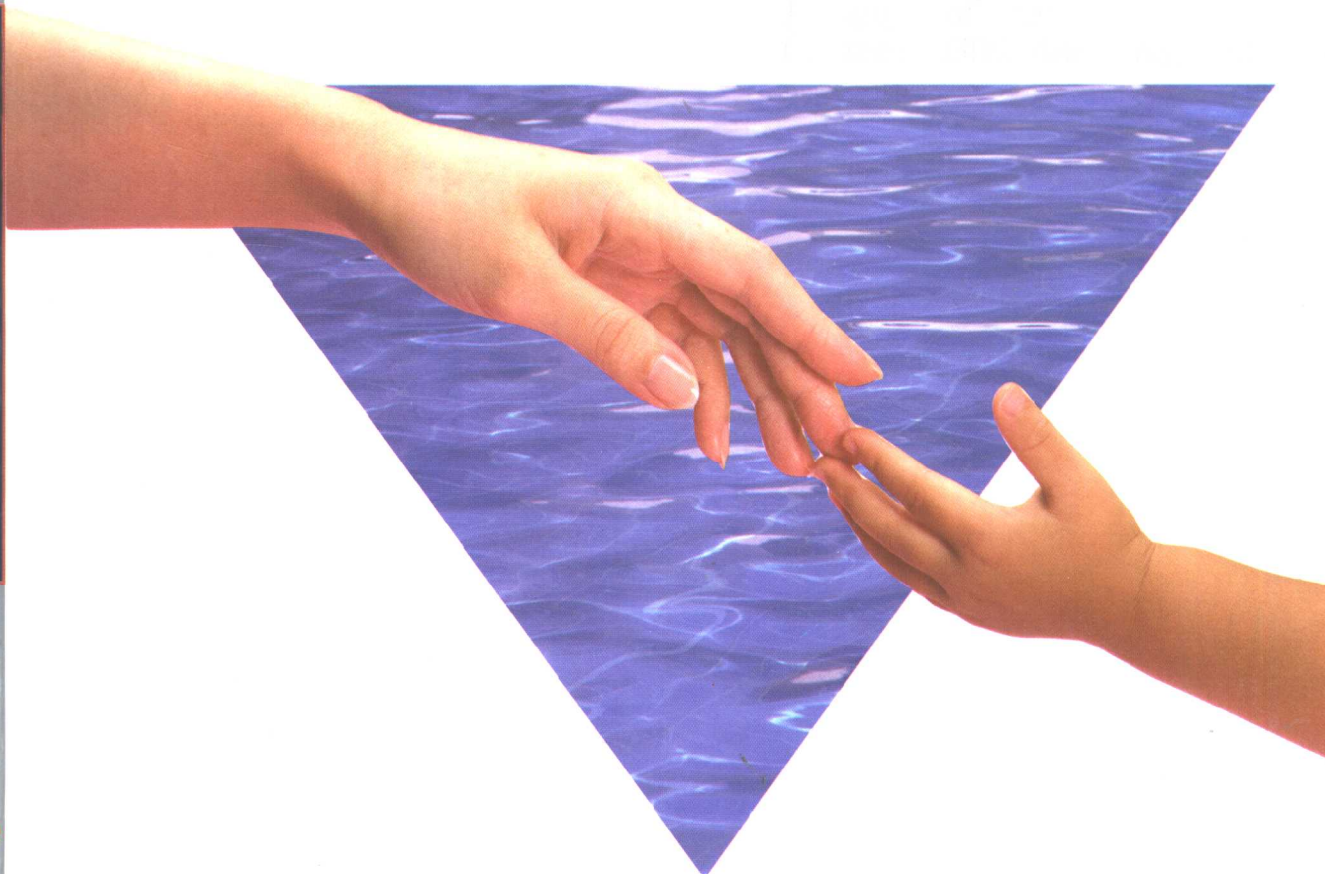


被压迫者教育学

30周年纪念版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袁振国 谢维和 丛书主编
徐 辉 张斌贤
保罗·弗莱雷 著
顾建新 赵友华 何曙荣 译
徐 辉 审校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袁振国 谢维和 丛书主编
徐 辉 张斌贤

保罗·弗莱雷 著
顾建新 赵友华 何曙荣 译
徐 辉 审校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被压迫者教育学

30周年纪念版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NBA C78 / 14
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压迫者教育学/(巴西)费莱雷著;顾建新,赵友华,
何曙荣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

ISBN 7-5617-2792-5

I. 被... II. ①弗...②顾...③赵...④何...

III. ①教育学-方法论-研究②教育哲学-研究

IV. G4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6576 号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被压迫者教育学 30 周年纪念版

著 者 保罗·弗莱雷

译 者 顾建新等

丛书组稿 教育心理策划部

审 校 徐 辉

责任编辑 夏玮 苏雪云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http : //www. ecnupress. com. 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江苏扬中印刷厂

开 本 787 × 960 16 开

印 张 11

字 数 153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11 月第一次

印 数 1-6 000

书 号 ISBN 7-5617-2792-5 /G·1366

定 价 1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丛书主编 袁振国 谢维和 徐 辉 张斌贤

选编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杰人 阮光页 张斌贤 金 勇

袁振国 徐 辉 谢维和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By Paulo Freire

Copyright © 1970, 1993 by Paulo Freire

Introduction © 2000 by Donaldo Macedo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 - 2001 - 121 号

总

序

学术交流是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重要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陆续翻译引进了一批批外国教育理论著作,这对促进我国教育研究的发展、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教育理论著作翻译引进的工作有所减弱,在已有的教育理论翻译作品中,也较多的集中于单科性作品,综合性、思想性较强的作品较少,有也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作品。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作品和作家,由于没有系统译介,以讹传讹的也不少。为此,我们筹划了这套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选题的重点是思想性、综合性较强,学术覆盖面较广,较具原创性的作品,时间上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为主。虽然这中间有些作品翻译难度较大,但我们也希望不避烦难,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希望学者同仁共同关心这一工作的进展,为丛书出谋划策,推荐作品,参与翻译,不断提高这套丛书的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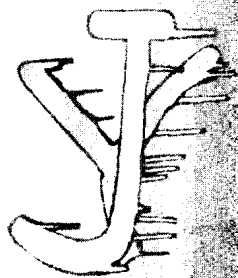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

袁振国 (华东师范大学)

谢维和 (北京师范大学)

徐 辉 (浙江师范大学)

张斌贤 (北京师范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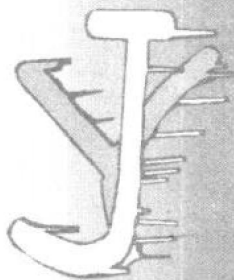
《被压迫者教育学》序言

《被压迫者教育学》序言

保罗·弗莱雷是巴西的葡萄牙语学者，后流亡美国。《被压迫者教育学》出版以后引起了多方面的强烈反应。不论是哈佛大学的讲坛上，还是半文盲的乡村农妇之间，都在议论这本书。该著作发表以来，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仅英文版本就发行了75万多册。一本讨论教育问题的书有如此深远和持久的反响，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这本冠以教育学的著作并没有我们熟悉的教育学体系和概念系统，它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著作。这是一本关于平等和正义的书，是对处于社会不利处境的人们悲天悯人的关注，是平等和尊重地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命呼唤与勇气奉献。作者在序言中的一段话很能反映本书的精神本质：“我确信，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可能部分或全部地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他们会把这本书读完。但武断地采取封闭的、‘非理性的’立场的读者会抵制我希望本书展开的对话。”在书中，你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精神诉求，感受到作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宗教式的对被压迫者命运的关怀。确实，这本书有人称之为被压迫者的教育圣经，被称为真正革命的教育学。我相信任何一个从事教育工作和教育研究的人都会从中得到精神的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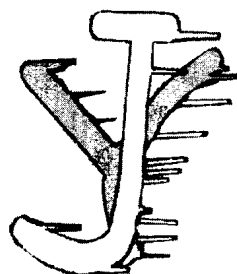
保罗·弗莱雷对压迫和被压迫的阐释，对教育意义的剖析，远远超出了教育学的学科范畴，他提出的对话教育理论和行动教育理论，更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就像原著封页上所说的：“每位意识到教育



与社会变化联系的教师,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袁振国

2001年10月5日



出版前言

出版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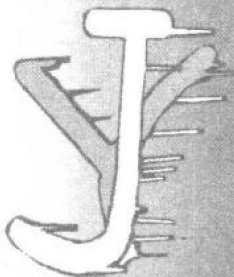
本书是纪念《被压迫者教育学》在美国出版三十周年。自初版以来，这部革命性的著作已被印刷过二十多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售出750 000多册。

理查得·肖尔(Richard Shaull)在第一版的前言(本版也收录了他所作的前言)中这样写道：

在这个国家，我们正逐步认识到保罗·弗莱雷的工作，但目前，我们主要是从他对第三世界成人文盲教育的贡献这一角度来考虑他的工作。但是，如果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教育哲学以及他的方法论对我们和对那些被剥夺了应有权利的拉美人同样重要。……正因如此，我认为《被压迫者教育学》英语版的出版意义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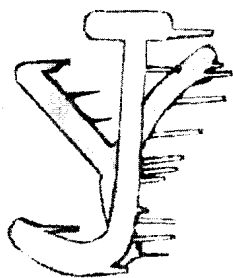
他的这段话具有预见性。弗莱雷的著作从此以后为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的教育工作者展现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技术发达的社会使个人——尤其是处于下层的人们——严格地顺从，这对我们十分有害。一个新的下层社会由此产生，每个人都应对这种情况作出慎重而积极的反应。这正是《被压迫者教育学》所要传递的信息。

时事变迁，人的态度和看法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为了反映解放与包容性的语言之间的联系，我们对译文进行了修订——对全书也进行



了重新排版。另外还加入了由多纳尔多·马塞多(Donaldo Macedo)所作的重要引言。

《被压迫者教育学》三十周年修订版因此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这部作品必将继续激发和造就各地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公民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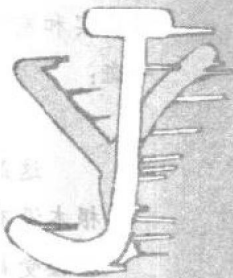


/ 纪念版引言

1971年,当我第一次读到《被压迫者教育学》的时候,我做梦也绝不会想到,十年之后,我会与该书的作者保罗·弗莱雷进行紧密的合作——这合作延续了16年,直到他于1997年5月2日不幸去世。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我有幸为《被压迫者教育学》作此引言,纪念该书出版三十周年。用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的话来说,《被压迫者教育学》“超越了它自己的时代和作者的时代”,“符合‘经典之作’的单一标准”。

我第一次读到《被压迫者教育学》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当时是一名来自佛得角的殖民地青年,一直苦苦挣扎在文化认同的重要问题里,强烈地渴求摆脱葡萄牙的殖民主义奴役。读《被压迫者教育学》,给了我一种语言,使我能批判性地理解压力、矛盾、恐惧、疑虑、希望以及“延缓的”梦想,而这些都是外来的和被殖民的文化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读《被压迫者教育学》,也给了我内在的力量,让我踏上超越殖民生存的艰难旅程。这种生存在文化上几乎是双重分裂的:存在但却看不见,看得见却又不存在。这正是我曾在美国痛苦地经历的一种情况,不断地在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之间摇摆。读《被压迫者教育学》,也给了我必不可少的工具,让我去反思并理解我们的认识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终于明白,处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亲密但易破碎的关系的边缘究竟意味着什么。

保罗·弗莱雷对占主导地位的灌输式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提问式教育的民主主张。在提问式教育中,“男男女女对自己所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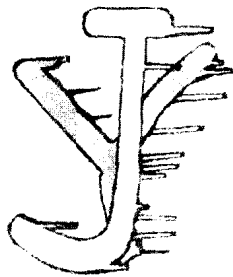


的并与其共存的世界中的生存方式形成了批判性的认识能力；他们不再把世界看作是一个静态的现实，而是处在改造过程中的现实。”这给我——以及所有因被强行实施同化政策而体验从属滋味的人们——指明了一条理解文化发言权的真正意义之所在的道路。这始终是一个充满痛苦和希望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作为不得不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求平衡的人，我们终于可以在一个接纳我们但让我们感到陌生的社会里超越客体地位走向主体地位。

我的那些远在佛得角（就此而言，还有在最极权主义的国度里）的朋友，如果被人发现在读《被压迫者教育学》，他们会面临着被严厉惩罚（包括监禁）的危险，这不足为奇。我记得在波士顿碰到一位南非学生。他告诉我，学生们把《被压迫者教育学》的章节复印下来，与同学和同伴共享。有时，如果有一长串的学生等着读弗莱雷，他们不得不等好几个星期才有幸读到复印的章节。这些学生，以及在中美洲、南美洲、坦桑尼亚、智利、几内亚比绍和其他国家中投身于推翻极权主义和压迫斗争的学生，无不热情地拥抱弗莱雷及其争取解放的主张。弗莱雷成功地教会了巴西农民如何阅读，而自己却蹲进了监狱，之后便痛苦地长期流亡在外，这也不足为怪。保罗·弗莱雷对充满压迫的局面的谴责赢得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共鸣。上百万穷人，包括在一个有希望变得很富裕的富饶国度里开始苦涩地体验到无情的饥饿的许多中产阶级家庭，正在被这种压迫局面压得喘不过气来。

弗莱雷对压迫的谴责不纯粹是我们常在许多能言会道的自由志士和伪批判性的教育工作者身上能见到的那种脑力活动。他在对压迫机构进行谴责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高超智慧和勇气，来源于一种非常真实和有形的体验。从他的《致克里斯蒂娜的信》中，我们可见一斑：

这是一种真实而具体的饥饿，没有特定的起始日期。尽管它根本没有达到我认识的一些人所体验到的饥饿程度，但也不是那些接受扁桃体手术或正在节食的人所体验到的饥饿。相反，我们



的饥饿是那种不宣而至、不请自来的饥饿，无拘无束，摆脱它更是遥遥无期。这种饥饿如不像我们曾遭受的饥饿那样得到缓减，它便会占据我们的身体，使之变得瘦骨嶙峋。双腿、双臂以及手指都将是皮包骨头。眼睛越陷越深，几乎看不到。我们很多同学都体验过这种饥饿，而今天饥饿仍在折磨着数百万的巴西人。他们中每年都有人在饥饿的肆虐之下离开人世。^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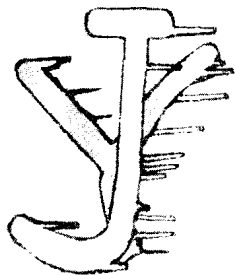
可见，《被压迫者教育学》植根于保罗·弗莱雷的亲身经历。

弗莱雷生长在一个丧失了经济基础的中产阶级家庭。童年时代忍饥挨饿的经历，一方面使他“与来自贫困城郊的孩子们打成一片”。^②另一方面也使他认识到，“尽管饥饿使我们团结起来……尽管共同的遭遇使我们联合起来寻找求生的出路——就穷苦孩子而言，我们的玩乐时间使我们仿佛成了来自另一世界的人，意外地掉入了他们的世界。”^③正是对这种阶级界限的认识才最终导致了弗莱雷对阶级社会的强烈抨击。

尽管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方面会不接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对阶级所作的详细分析，但声称我们现已生活在一个没有阶级的世界里，那将是大错特错，如果说不上是学术欺骗的话。尽管弗莱雷非常清楚，“物质性压迫和情感性投资把被压迫群体与统治的必然结果紧密相联，若放在阶级斗争的单一逻辑之内，这种物质压迫和情感性投资在其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下是难以把握的，”^④但他始终认为，对压迫的透彻理解必须总是要通过某种阶级分析绕个弯才能取得。

他勇敢地驳斥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历史终结和阶级终结的错误观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弗莱雷始终把历史看作是一种可能，“认为历史是充满可能性的时间，而不是不可抗拒地注定的——认为将来

14



① Paulo Freire, *Letters to Cristina*.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15.

② 同上，第 21 页。

③ 同上。

④ Henry A. Giroux, "Radical Pedagogy and Educated Hope: Remembering Paulo Freire." Typewritten manuscri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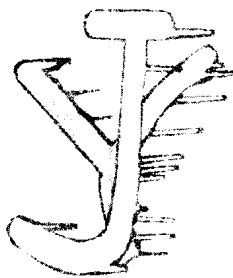
是难以捉摸的,而不是早已先天决定的。”^①同样,弗莱雷至死不渝地反对有关阶级斗争的任何错误主张。尽管他不断地修正他早期的阶级分析理论,但他从未放弃或贬低阶级的作用和地位,把阶级当作我们试图更好地理解压迫状况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在他最后一次来纽约期间,我们促膝长谈了一回——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俩最后一次在一起工作——他再次提到,尽管我们不能把一切归结于阶级,但在我们理解多种形式的压迫时,阶级仍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后结构主义者也许想宣布阶级分析的终结,但他们仍不得不说清楚,造成弗莱雷所描述的如下这种可怕的人类状况的原因究竟何在:一个生活在巴西东北部的家庭,在垃圾填埋场里寻找“腐烂发臭的人肺片,好拿回去准备星期天的午饭。”^②

弗莱雷也从未接受过“把建立在不同形式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基础之上的压迫转化为散漫的主体立场的后结构主义倾向。”^③在不低估阶级所起的作用的同时,他始终欣赏理论上较为复杂的多因素分析。譬如,他反对把一切分析都归结为种族统一体的基本方法。比方说,受殖民文化价值观熏陶的非洲官吏构成一个独特的阶级,具有大多数人很不相同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和抱负。同样,把所有非裔美国人看成是一个没有显著区别的统一文化群体,这也是一个错误:别忘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克莱伦斯·汤姆斯就是一位黑人。在那些仍处于从属地位并且聚居在贫民窟的广大非裔美国人与那些处于中产阶级的非裔美国人之间存在着类似的鸿沟。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分中产阶级的非裔美国人已部分地脱离了广大仍处于从属地位的非裔美国人。我想起了我与小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一位私人朋友的一次讨论。他的这位朋友曾投身于20世纪60年代为废除种族隔离和压迫而进行的那场重要的斗争。在讨论中,金博士的朋友说:“多纳尔多,你说得对,我们正在用诸如经济上处在边缘位置之类的委婉

① Henry A. Giroux. "Radical Pedagogy and Educated Hope: Remembering Paulo Freire." Typewritten manuscript.

② Paulo Freire and Donaldo Macedo. *Ideology Matters* (Boulder CO.: Rowman & Littlefield). forthcoming.

③ Henry A. Giroux. "Radical Pedagogy and Educated Ho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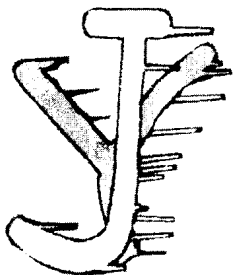
语而避免使用像‘压迫’这类特别尖锐的用语。我承认,当有人请我去一些机构谈谈有关社区的种种问题时,我总是感到焦虑不安。实际上,我已经有20多年没去那些地方了。”这位非裔美国男士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个人成就,且已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但他开始感受到与那些仍被遗弃在贫民窟里的其他非裔美国人之间存在着距离。

最近,在和一群学生的讨论中,一位在常春藤名牌(Ivy League)大学里就读的非裔美国小伙子告诉我,他的父母亲通常是跟着白人中产阶级投票的,尽管他们的投票终将损害到大多数黑人的现实生活。因此,我们再一次看到,种族本身并不一定是一股统一的力量。

弗莱雷从未放弃过他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精心构建的阶级分析立场。不过,随着他这方面研究的深入,他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地调整他早期的立场,特别是在我们合著的《意识形态论》(*Ideology Matters*)一书中。在该书中,弗莱雷主张,尽管,比方说,“我们不能把种族主义的分析归结为社会阶级,但离开了阶级分析,我们不能彻底理解种族主义,因为以一方的牺牲为代价来换取另一方,这无疑陷入了宗派主义的立场,与我们必须放弃的种族主义立场一样是可鄙的。”^①实质上,弗莱雷后期的作品说得很清楚,重要的是要用一种聚合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压迫分析。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压迫的对象是受诸如种族、阶级、性别、文化、语言以及种族地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他反对任何把多种因素简化成单一因素(包括阶级)的理论分析。

尽管弗莱雷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为废除殖民主义及其他形式的极权主义而不懈努力,但在像美国以及西欧各国等所谓的开放民主的社会里,他的理论能否被接受,则更是问题。尽管他在国际上有影响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著作没有占据大多数以培养下一代教师为己任的教育学校课程的中心地位。弗莱雷的著作在教育学校课程中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这部分是因为大多数这类学校受实践主义及管理模式的影响。而这些模式反映的是弗莱雷终身反对的那种思想和实践的文化。例如,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批准开设了一门叫“政治与政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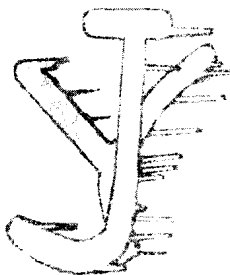
① Paulo Freire and Donaldo Macedo, *Ideology Matters*.

16

策常识”的研究生课程,但并没有要求学生去阅读、批判和分析弗莱雷的作品。事实上,你即使不学甚至不看保罗·弗莱雷的书,也能从这个学院或从其他学校拿到博士学位。这实际上与你即使没有读过诺姆·乔姆斯基的书就能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没什么两样。下面的例子说明了我的观点。巴塞罗那大学拉蒙·弗莱查(Ramón Flecha)教授有一次在哈佛作讲座,分析保罗·弗莱雷的理论。有一位博士生走近我问道:“我并不想让人觉得天真,但弗莱查教授在频繁引用的那位保罗·弗莱雷究竟是什么人?”我在想,在该学生所在的研究生院对保罗·弗莱雷装作视而不见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能指望这位博士生去了解保罗·弗莱雷的作品呢?而用赫伯特·科尔(Herbert Kohl)的话来说,弗莱雷“也许是近半个世纪之内世界上最重要的教育家”。^①

生活在第三世界以及其他一些与极权统治作斗争的国家里的学生,为了能读到保罗·弗莱雷的作品,不惜冒牺牲自由、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在我们这些所谓的开放社会中,他的著作却在经受一种更为复杂的审查和删减。对知识结构的这种“学术上的选择性选择”与批判性教育工作者的审查制度相差无几。这种有选择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咎于对保罗·弗莱雷在教育领域的巨大贡献缺乏了解。甚至许多已经接受他的观点和教育实践的开明人士也经常把他的理论著作和主要的哲学思想归结为一种机械的方法论。这使我想起了一次集会。那次集会是在他死后专门为纪念他在哈佛的生活和工作而召集的。大会堂里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一位与会者递给主持人一张条子,建议主持人给在场的每个人 20 秒钟的时间,为追忆弗莱雷的精神而说几句话。很显然,他把弗莱雷的主要思想归结为一种机械化的对话实践。这是一种并不把弗莱雷的信念集中到解放之上的办法——除非你认为他的复杂的压迫理论可以被浓缩成 20 秒钟的犀利谈吐。把弗莱雷的主要哲学和政治思想机械化,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许多假批判教育工作者常常以解放教育学的名义将弗莱雷口号化,使他的革命政治变成那种反映对话方法的空洞的陈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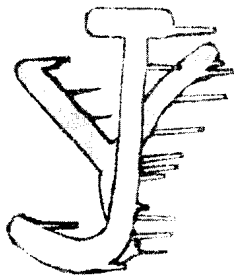
① Herbert Kohl, "Paulo Freire: Liberation Pedagogy" in *The Nation*, May 26, 1997, p. 7.

词滥调。伪弗莱雷教育工作者不但抽去了弗莱雷超越教室空间并对社会带来巨大变化的激进教育主张的精髓,这些教育工作者也没有理解对话的认识论关系。根据弗莱雷的观点:

为了理解对话实践的意义,我们不得不抛开把对话简单地理解为纯粹是一种技巧的想法。对话并不表示某种我想精心构建且需借助另一人的才智才能实现的虚假途径。相反,对话的特征表现为认识论关系。因此,在此意义上,对话是一种认识途径,并且绝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让学生投入到某项具体任务之中的纯粹的策略。我们必须把这一点弄得很清楚。我进行对话,并不一定是因为我喜欢另一个人。我进行对话,是因为我知道认识过程的社会性特征,而不仅仅是其个体性特征。在此意义上,对话是学习和认识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①

令人遗憾的是,在美国,许多在教育方向上自称是弗莱雷追随者的教育工作者,错误地把弗莱雷的对话概念转变成一种方法,从而看不到以下事实,即对话或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学习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包含了对对话过程中的共同经历进行理论加工。某些批判教育学过多地把经验挂在嘴边,构成对本体简化论的看法,致使亨利·吉鲁(Henry Giroux)指出,这种教育学把本体与经验从权力、行为和历史构成的错综复杂的问题群中分离出去。由于这些教育工作者过度地陶醉于各自的言辞和阅历所具有的遗风和重要性,因此,他们往往不能超越建立在矛盾的两极分化以及不加鉴别地求助于经验话题的基础之上的不同观念。我相信,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其中的某些教育工作者才去尝试不切实际的教育学模式,把讨论生活阅历“异化”成一种言语表达的过程。与此同时,那些曲解弗莱雷关于对话式教学的理念的教育工作者,也反对把阅历与文化政治及批判性民主联系起来,从而把他们的教育学变

18



① Paulo Freire and Donaldo Macedo, "A Dialogue: Culture, Language, and Race" i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vol. 65, no. 3, fall 1995, p. 379.